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書十六

邊防上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一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一首

與張司空昭達書一首

與貞陽侯王太尉僧辨書一首

重與僧辨書一首

與高潛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廻環猶陰陽之報復近



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  
 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天下生  
 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踈戚希慕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  
 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沲社稷沾危鑿輿  
 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超超坐觀成敗既而天  
 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  
 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  
 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頔據通鑑  
 作城主傳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筭指畫戎  
 畧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  
 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

資不可稱筭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  
 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  
 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為  
 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懼怵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  
 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  
 數云否朝禍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  
 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  
 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  
 機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  
 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  
 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



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  
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  
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  
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  
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敬  
欣華夷怖懼一作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  
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  
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歸  
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  
歐陽頴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  
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

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忝荷朝  
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  
為衣繡故人不見還同霄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  
由一作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  
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  
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  
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  
指此不多陳諱白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前人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  
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



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  
政一作王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讐耻提携  
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勅須質便遣入朝  
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立志立義無負  
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勅旨馳遣渡江主  
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  
臺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  
至北郊旣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  
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  
近遣張都來此只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  
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鄉家緣岸村人復有舟

楫且蘆箒荻筏竟浦浮江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  
案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  
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  
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  
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  
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和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  
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  
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歆去歲  
抑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  
盡沒白帳皆浮旣因以之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裴旣退  
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天道不言不容都城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闔艦舟師詎  
 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鏡昔晉  
 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為騁力楊  
 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沓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  
 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逞効詎有成  
 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  
 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  
 鼓故得克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  
 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鈞  
 甚利蜀甲殊輕剋不動風霜怒弓穿金石高樓大艦檠日  
 陵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嶽侯車騎三字一作傳  
車駐馬非

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斷表疏王途既泰貢  
 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於賁海王儀同  
 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峯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  
 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  
 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  
 肅蜀氏羗之兵烏丸百虜之騎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何為  
 此吾陪薄相懸何惡十字疑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  
 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  
 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  
 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  
 望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恠大軍多士希惠矜一作

東坡詩集卷之六

文方



務弘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  
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一作同知投筆悚慨不復多白  
陳諱頓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前人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况周陳欵好一  
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掇之  
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  
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山歸  
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淄潰疑衍涉漸便置  
城隍謀為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一作眷顧仍縱  
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

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  
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便勅軍  
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  
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隣惠無候涉言放一作下漸  
東唯如灋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荊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  
好義絕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曠民  
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吳當勁蜀晉拒強秦資彼山川並  
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  
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  
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  
周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



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前人

君一作名

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

通交愛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

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服嚴冬持兵抄歲開冰踐

露烤一作炬

火霄行便屈舍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畧非勞六

竒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未定以來所闢疆界

不過郡邑今茲赴捷

一作接

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

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况孫處宗之

叛徒止槌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也窮妖

徒所制五嶺遐曼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

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

徐君一作名呈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前人

此篇移入六百七十七卷贈答門庶幾一事相

次今存其目

重與王僧辨書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前人

與高潛書

宇文憲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

周書本傳作納履

惟宜承始

屆兩河仍圖三魏

本傳作位

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

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

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



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龍裝偽之首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  
 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  
 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坐不寵皆糜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  
 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且半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  
 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下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  
 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官以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  
 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然用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  
 三諫可以迓身哉且殷必似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  
 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賊散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謀  
 者為侯騎所拘軍中情疑具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本傳甲  
 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污城以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

下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  
 總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一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三

書十七

邊防中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一首

為李密移郡縣書一首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一首

報竇建德書一首

課曹仁師出軍書一首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名曰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  
想北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  
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一作蓋不



獲已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欵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  
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肯盟負約事  
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  
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張  
洽未詳再歸曹王棄其大青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  
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  
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  
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為去就承眷  
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舳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  
及也

為李密移郡縣書已見六百四十六卷

祖君彥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

前人

久藉英風未由披覽其為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當  
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  
弱攻昧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生民塗  
炭天下是以暴骨蒲於原野積惡比於丘山莫不奮白旄  
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百  
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眾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大  
造區夏振茲長策濟此橫流義勇如雲林合響應東窮海  
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為我有公早發風雲之志獨宣  
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為殘賊  
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扶累如如坐



積薪靜言思之可爲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戮晉則  
荀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檀榮寵於  
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作  
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檢納脫  
更遲疑必爲人制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  
朝夕翹足可見薛雄比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  
擊隻輪無返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  
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船車下粟艦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貔  
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臨  
何處逃死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 宣德意

報竇建德書

唐太宗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余之歎良用興懷鄭息有違齊楚  
交絕自遠勞師旅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與仇隙彼之於  
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藩皇風久扇恒衛之地素爲我  
有足下首爲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責躬由已公  
主飄寓歸寧本朝並得保宥危亡負荷大惠親隣之好昭  
然著明雖則俘若王官前疑作翦左傳翦我羈馬同羈馬旣懷坦蕩

曾無蒂芥庶此冠蓋相望輪軒繼軌引弭兵之義敦方穆

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懷慙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背德  
之蹤遂爲戎首吁可恠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潛天猾夏自

貽伊戚豐毒三川

一作自貽伊豐毒被三川

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

黎元推轂投柯申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



洛結壘伊瀍拯弊除凶屢摧羣醜其餘渠魁危蹙獨保孤  
城重圍已合自知淪陷何延朝夕之命空為銜誘之言其  
濟惡反善雷同寇逆適所以心同霸楚若非國家膺圖受  
錄剪暴除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膝稽  
首著在前聞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渝盟背惠職此之由又  
世克與足下舊稱和好中塗翻覆罕能結誠遣使頻說匈  
奴一作結好欲令侵伐冀土外欺內忌唯利是圖居安尚不自  
存處危何力之有疑今糧儲整竭帑藏空虛折骸莫斃  
命懸晷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求  
外費理殊盡餅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地屠城親至東境  
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即從順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逼求

一作知義所不取是以案兵辭使恩全世克又我國家不

邊及遠海公援絕方歸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紫一作紫

諸州隣近東鄙以足下風牛罕及停戍靡戒農居安堵未

相猜貳所以曹公兵前並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

常之地進無投迹之所退有迷據之色誰為計者良非上

筭比者漳滏喪沒既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

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茅警

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鏑暫交彼

之士馬自相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師之禮未通雖則為

彼禍先能無懷愧國家夷兇撥亂唯以匡時濟俗不欲窮

民極武專任甲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善可否之事幸速



圖之若不獲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  
諸軍霧合指日風驅屬橐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  
覆醢雖悔難追必然一作欲繼好息民更敦前好况兵交使  
往遲覽還音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即將曹仁師部集作勒以征匈  
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  
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  
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  
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  
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集作曹仁師未識典

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  
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  
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  
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迴兵之  
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  
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所發之處却迴到雲內城已  
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  
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  
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  
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  
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漠多喪士馬非臣抑  
疑度輒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足旋  
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  
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一首

與程將軍書一首

課雅州討先羗書一首

爲建安王與安東諸州軍書一首

爲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一首

上周相公書一首

祥瑞

爲建安王答王尚書一首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一首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一首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一首

與寧王憲等書一首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

王勃

昊天不忱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懿親  
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為慟其誰為慟乎僕與此公早投交  
公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迹共申家國之  
讐言而負一作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長訣嗚呼哀

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依興言追昔哀

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其承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

託夫一作下走夫撫今懷昔理寄斯文旌德叙功事屬知

已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喈雄藻一本作伯待

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不為誰當為者

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萃虛承厚睠不副高聞聞一作謹

遣舍弟勛往面取進止臨書啜泣慘惶不次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承集

間嘉會深用慙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

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崇集作王業道



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每集無申管庫之士

若僕者天地中一無用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

之曆材不應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適集作時不能包

周身之防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道集作隔蓬心

不能賈名時議常願為仁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

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

木也班垂無所錯集作其鈎繩其於駕也良樂無所施其

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敷之詔集作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

提獎廣賜亦作游談謬集作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

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

可以擊節儻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

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

耳必能一巧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居禮

賢之始則當効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

憲章文武之要道集作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

之幽情將使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正集作路耳

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慙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

切造就無緣官事集作牽纏程集作期有限某尚期辭滿

儻汎孤舟萬里湮波舉目有江山之恨一作百齡心事勞

生無畧漏集作之歡嗟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遠霑襟此別

把袂何時特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為過謹不

多談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四 余卷



右二篇與將軍書非論邊事也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舊唐書作臣聞道

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

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廢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

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唐書作雅

州邊羗自有國唐書集本並作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且唐書集

本並作一且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山西

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

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羗此一事也且臣聞

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

三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

唐書作夫一本作卒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魏武之將屠十萬

眾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唐本一作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

廟之宰唐書作器辱十八萬眾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唐書作身囚虜

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

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顛之兵將襲

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

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

侯以為不兼竇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

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

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



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寶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又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響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唐書集本蜀之西南二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羗得西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眾以傷陛下之仁糜費其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

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搔唐書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唐書作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羗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庭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羗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羗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



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  
 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  
 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  
 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  
 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  
 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  
 者也况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  
 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  
 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集作惟非動情有不安今  
 唐書有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唐書作亡國破  
 又字集作嘗未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  
 德也唐書有又字兄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  
 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  
 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事書 前人

月日清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  
 刺史并諸將部校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又統兵馬勤國  
 捍邊不至勞弊也其如常以此賊中頗有人出來異口同  
 辭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饑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  
 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某先使  
 人向營州昨廻具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正月上旬  
 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各已猜貳天



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亮渠正在今日大軍即已二月土  
旬六道並入指期尅剪同立大勲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爲  
掎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  
人續往先此不具

爲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勵捷書

已見五百六十七卷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呂溫

某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勤限軍期撫事知難夙夜  
憂積蓋以運路擁滯私鹽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  
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勲德茂著朝疑毗倚中外具瞻  
勤王則知無不爲憂國則言紫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旄集  
雅麾眷私之餘已列集作此事一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

對殿之初便具聞奏所以遣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箴  
悉令諮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按狀報伏承司空  
德量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塩法隄防  
已行文牒斗門同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  
九牧忠動三軍意開而遠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感况某  
奉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喻  
下情

上周相公墀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  
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  
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



詩大雅維清維清是頌非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

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晉戰陣刺代之法遺之武王

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

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

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

雅周公皇矣美周公之詩曰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臨衝閑閑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

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大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

夫子剛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

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

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

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

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

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

集作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作者誅討党羌微關

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

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

東乃集作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

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

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

竭天下不能滅撲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



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折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祥瑞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知集作

徵凡百士眾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伏乃

是其常今日投管集作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

近耳有賊中信來親離眾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勵士卒

林馬嚴威因此凶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建封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集作全

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也田蜀本作之役夫

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

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

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

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

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蜀本國名又

附麗音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



來之之道也有安阜

集作附

之喜

喜集作嘉名

焉伏聞閣下股肱

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

崩析

蜀本

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文以承答天

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

集作念

睹茲盛美焉敢避

不讓之責而默默耶

一作賀也

愈再拜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盧照隣

幽憂于學道于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藿堅卧於一巖之

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服之

病愈視其方丹沙二斤穀楮子則山中可有丹沙則渺然

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玄明膏中有丹沙八

兩予時居貧不得好上沙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充用

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羸

卧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

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

一作須別

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卧疾家業

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辨則委骨於嶢岵之峯

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

貴族王公卿士於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

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

傷心儻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

則越石原憲不辛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答深仁



文苑英華 卷之四  
若諸君子家有好妙沙能以見及最爲第一無者各乞一  
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  
未有力不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於  
前在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  
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案劔同掩體  
骸云爾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前人

山信一作僕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左  
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閻  
知微符璽郎喬侃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

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尚矣殷楊州與外甥  
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  
頤不能自已余以其爲人也名過真一作其實然窮達之際  
則西狩獲麟所不能逸疑作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鄒  
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  
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  
產以供醫藥屬多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巨  
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  
藥恩亦多矣晚更驚信佛法於山下間營建所費尤廣本  
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  
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兢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



已就不可中廢祈一作獲福慶思與士君子共之

與寧玉憲等書

玄宗皇帝開元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舊唐書作高高高舊唐書作高處殊無極

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

四五日身體舊唐書作輕生羽翼朕每思新唐書作言服藥而求羽

翼何如骨肉兄弟天性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

經國舊唐書作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

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之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載天

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舊唐書作欽歎者也頃

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新唐書作餌之必壽

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新唐書作共之同享舊唐書作保長齡永無限

極新唐書作借王長齡永無限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文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書十九

勸諭上

與侯景書一首

諫陳寶應書一首

與徐僕射書一首

報尹義尚書一首

與侯景書

高澄即齊文襄王

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責成

一作仁誠

任重終之實難或殺

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

一作義節

於熊

掌夫然者舉不違

一作夫

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繾綣襟

一作袵

期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

著共相成立

一作生

生非無恩

一作無恩

既爵冠通侯位標上



等門容駟馬食一作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

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不忘一作志軀眷為國

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殮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

不能已况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節一作義欲存一作持子

孫相托方為晉秦之疋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

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應加壁不遺分宅相濟無

忘先德以恤後人况聞負杖行歌便已很顧反一作啞於

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

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

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主一作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

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一作相觀未

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時不

逞之人曲為異端之說遂懷狐鼠一作市之疑乃致投杼之

感此一作比來舉止英華作正非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

合門大小並在一作付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

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畧漏追慕永遠

五內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思私効力命卒成功業前

一作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交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乘

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命旋軍待時更舉今

寒飈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威一作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

士馬強盛內外感恩一作靈上下戮力一作齊心三令五申可蹈

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



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人負我一作我負不使我負

人一作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使一作决有改迷之路今誠刷英

非作制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

朝鞬弓一作垂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終身世四字一作

終君之世所部文武並一作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

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為可信之事今王思政韋法寶等

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若欲刺之想有

餘力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即加寵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

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為通家共一作卒成親好

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

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

向此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决使來賒緩

不赴期會國有常刑以明君法今今一作君既不能東封函谷

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眾不以

為強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為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

異處一作門垂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為酸鼻見者相為

寒心覆宗絕嗣自貽伊感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疑脫成敗

二禍福决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自思致延後

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一作方遣此書但

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英華作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

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  
更為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將一作遣書啓



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遣聞房已  
還一作遂遂復停廢一作發未知遵道此言為實為虛但既有  
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一作皆梁書侯景傳

諫陳寶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離流世南史作難

蓋避唐世氏諱並易以他字後同故漂寓貴卿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

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陰將盡

常恐卒填溝壑消塵莫効陳書南史並作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

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密陳書南史並作察之則瞋目之

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

矣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

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南史作動

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

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南史作人乎此所以五尺

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

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南史作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

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監屢陳書南史無此字

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

秉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

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

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



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陳書作異計寄所以

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

疾侵老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陳書南史作願將軍

少戢雷霆除其畧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

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紀人人自

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

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陳書南史作惟天所在

當壁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

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

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

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

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

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眾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

竇融寵過吳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

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頌

陳書南史作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頌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

胷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綉罪異陳書南史作謀

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

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

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

也且劉將軍狼顧南史作一隅亟經摧劔聲虧魄陳書南史作實虧



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

親信二字南史作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

能被堅執銳驅馬深入繫陳書南史作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

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將

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

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南史作人民皆厭亂其孰能棄

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

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陳書

南史作餘相尋餘善右渠英華作餘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

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

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

子尚王姬猶其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

陳書南史作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

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陳書南史作事此又

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

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修阡疋夫之力衆寡不敵將

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移一作兵未

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顛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後

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

將軍計者豈陳書南史作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即快郎隨

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



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

再計英華作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

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

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

稱臣者乎陳書南史無此二字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

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

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其陳書

南史作如薺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渌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

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

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一作之軍草一作露恒嚴

假公起之術霜飄虎渠一作距知一作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

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一作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

容廊廟時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一作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

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一作生年日者謬忝後車一作

陣陪遊上國會觀禮樂見季子之一作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

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一作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

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一作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

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一作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

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一作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

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一作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



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  
亡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于  
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  
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  
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末別雖復  
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  
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執行李相  
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輜軒旣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  
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一作求此不亦難乎夫  
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  
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

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  
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  
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  
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畝君子  
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  
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  
歸此之南寇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  
隣義尚何罪不任幸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  
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  
微躬邁影實仰舍弘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日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  
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年無  
年言叙循還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免  
免春流已清氣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第  
君此一無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未之  
筆無慙古人盖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  
企一作延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慕曆大拯生民戮巨  
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  
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暎王府屈膝閭門川洞酋豪強  
梁溟海神兵一作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  
于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

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  
義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  
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  
降懸壺代哭俱曆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  
見藏冰歸鴈御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  
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斃練之牛自  
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遽瑗耳  
若推溝拯溺每切皇遺疑翻鱗見機覽一無此字所以降咫尺  
之書馳輪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  
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  
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一作旗望闕冀馬臨江裁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東錄



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  
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  
思澤從容無異荀瑩之禮方之於弟况擬非倫伊昔梁朝  
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閑庭奏歌鍾座延僑盼賓客  
之致一作叙方於昨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門阻亂  
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况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  
翻爾遲迴闕之隣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后左傳作厚  
之詩一何非類徐廉樂之况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  
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  
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太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  
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疑擊壤之年唯欣堯俗若耶之復

疑長保安卧時思之疑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祿但  
當令芄芄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  
江海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  
款言至欲附祈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闕猶希  
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信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六

書二十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一首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一首

諭江陵耆老書一首

與陳徵君書一首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一首

在北齊與宗室書一首

答周主論和親事書一首

論妓妾改嫁書一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六

書二十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一首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一首

諭江陵耆老書一首

與陳徵君書一首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一首

在北齊與宗室書一首

答周主論和親事書一首

論妓妾改嫁書一首



上吏部裴侍郎書一首

與親情書一首

與執政書一首

勸諭下

爲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書

陳子良

大唐相國錄事參軍正議大夫壽光縣開國公王季卿頓  
首頓首致書隋季將軍王仁壽足下夫幾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能轉禍爲福改敗  
成功斯乃非常之人能立非常之事信乎此說實有由焉  
此以隋政失馭主上昏狂或東討勾麗填屍蒲海或西征

且求曝骨成山法令滋章賦役殷重金玉窮於玩服民力  
盡於池臺饑饉於是荐臻盜賊爲之蜂起四海鼎沸天下  
嗷然生民塗炭萬無一在此固將軍之所知也豈待繁述  
哉固知長惡不悛禍盈必滅否終則泰理數皎然當今相  
王塔聖應天順民龍飛受圖神武作宰撥亂反正大拯黎  
元四海於是來蘇九服所以欵附如珪如璋之士踵武雲  
屯如熊如羆之臣排肩霧合伊呂之儔也韓彭之徒歟莫  
不咸騁藝能同申智勇共爲表裏造我國家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濟濟巍巍無能名也將軍外氏宋國公昔在隋朝  
功深佐命聲侔衛霍道亞蕭曹本以無辜枉被誅戮悲戚  
行路痛結於天而况渭陽之情切於恒品相王志存追遠



愍彼冤魂乃贈光祿大夫揚州總管宋國公可謂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一作廬以古謂今足為連類其子懷廊今

任光祿大夫相府禮曹參軍次子渠師相府賓曹參軍為王爪牙早樹勲績已雪冤耻彌暢昊天將軍甥也聞之豈不欣感但季卿之與將軍忝是宗友義同昆弟結髮投分彈冠比肩俱侍龍樓預陪鶴籥屬時君道喪天下崩淪眾叛親離莫有固志欲効稽紹之忠殞身無益空軫哀安之歎流涕何言時事已闡智愚同見今承將軍擁兵雲夢建旆荆門水淹既多疫癘愈甚人無半菽師老則離何不以順天時早圖富貴爰率所部歸我霸朝享榮祿於子孫書功名于竹帛趨履南宮之上徐輪北闕之下鳴鍾列鼎珮

玉縱金豈不懋歟豈不盛歟時者難值而易失機者在速而不遲成敗須臾寔由反掌但季卿仰與疇昔交情不踈輒託雲禽遠披尺素一作心瞻心瞻目擊一作目擊請不遲疑願保垂堂自求多福季夏炎盛體力何如願恒勝納遠總戎旅不乃勞神季卿疾弊承乏使蜀尋望入朝冀即來儀諮覲在近無任傾仰謹奉尺書投筆潛然此不多具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

于邵

某月日某官某乙謹奏記相公門下羗戎之患蓋三代矣秦漢以還怨詐更作詳諸舊史抑有前聞今則乘我間釁于茲二紀亂華謀夏腥聞于天貪恠無厭暴殄斯極侵軼我湯沐震驚我兆人十月之初中官驛至密奉宸翰遠使



臨邊拜受遂行赴敵宜速西山之役尋已加兵將赴急宣  
不遑啓處所以晝分忘食夕惕懷冰關山阻隔信使頓絕  
北望雲闕南馳夢魂近者日有京信方表朝廷清晏雖寇  
猶外姦而人疑脫無字內驚然則回中未靜郵役仍勤相公維  
嶽降靈求巖作輔不學古法知機其神是以聖聰寄揚我  
武既奉鑿門之禮具稟至天之誠折首摧鋒計日我捷詩  
云赫赫南仲儉狃于襄不其盛歟伏以令公勲庸冠世焯  
見于天受三一作非朝將相之托有萬人父母之愛方謝安  
之體大知鄧禹之道弘相公特稟廟謨龔行天討分邠寧  
拔距之衆兼漁陽晉勇之軍偶俱無猜上讓下競用獎王  
室作為人綱一舉而大義全斲勞而殊功倍以此衆戰何

戰不尅以此滅戎何戎不盡其疑作某遠承惠顧委分知歸  
感遇因時若此之甚延首北嚮一心如丹謹遣某官某乙  
奉記陳不宣某乙頓首再拜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  
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  
讐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慄集作慄  
悍世文辭作大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  
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  
今疑作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文粹作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  
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文粹作其



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集作祀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與陳集作移元徵君書

皮日休

徵君足下行奇操異集作岐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於陵陽踞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挫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

道久矣加以郡守薦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矣丹青於世矣豈為集作謂道隱哉將為名隱乎則名隱者為恠行以動俗謂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歸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頃薦名於有司徒集無此字客位於侯伯豈為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卧哉如終卧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二者



聖人之所不為足下之學揚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

於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惟集無此字舜不為高蹈也舜不為

真隱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

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也

以直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下之根先黜陟於朝廷

次按察於侯國其在宰相也外以道寧四夷內以法提百

揆俾天地反妖為瑞使陰陽易愆為穰然後以玄菟樂浪

為持節之州崑崙崙嶺作駐蹕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

人也果是道也集作果行是道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

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叶集

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

極奉冠冕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

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

世集作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其說耶日

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特弊不

可正主昏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

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集有教字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

民故也此之謂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已名不聞於人欲

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為惟行以動俗詎言以矯

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殷勤之禮甚有百

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或集作者行有過

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



者唯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之民耳况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黠虜之患嶺徼有逋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巖廊百執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玄纁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趺以應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名於鍾鼎德著於竹帛集作油素亦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竒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拜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徐陵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亡繼絕徃帝之通規分災卹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龐既散詐偽萌生時託親隣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獎還嗣本朝勅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彞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一作循常之恒事王太尉勲踰呂望德冠伊衡凡



厥英謀筭靡遺策豈容滔天之巨寇遠大國之隆恩計  
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  
兇寇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  
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  
善保良圖闕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  
且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政疑作是假隣國之威以備  
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  
故當攜諸舊隸率我賓遊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  
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廻旆如其彼相未悟  
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  
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

及蕭淵明疏

在北齊與宗室書

前人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  
霸無滂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  
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一作耆舊先賢通人多士或以天下  
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  
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陔雖  
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鵠之宗劉曜劉淵彌  
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  
胤三鳥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  
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



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一作主柘於南  
 都二百餘年家于楊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留高官燕  
 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叙觀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  
 而未嘆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遙遠靈王思其  
 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况在宗親寧無停眷比一有月  
 應壽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興居  
 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薨信義勇  
 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  
 黌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一作州將欽風應  
 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疑作  
 彌梁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遲偃仰

因事丘中桃李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  
 而耕公侯府屈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  
 吾階緣人乏叨造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  
 覆方離儉飢之災越界風塵復蹈一作輜軒之禮屏居空  
 館多歷歲時豐犯靈祗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  
 冤胸臆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積  
 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為公雖非羊栳跛足而使  
 無慙卻克固以形如稿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纔有鬼氣  
 夫迷山之客遲遙響於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於洲嶼况  
 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艦朝夕三條不遠五  
 達非難信乃濶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



文苑英華 卷之六  
之山遙然滄海猶復漁船可入何况平途不兼旬月勞懷  
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  
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禎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  
力為書多不詮次凌白

答周主論和親書

前人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  
杜子暉忠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一作  
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侷育黔首故張旌以往拭玉  
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馬休  
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天討追  
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觀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卿執政擅  
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誡俾墜其師無將之  
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隣敬開衷款若  
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  
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頓首

論妓妾改嫁書

李諤

臣聞慎終追遠

一作追遠慎終

民

一作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

孝如聞朝

一作大

臣之內有父祖之歿日月未遠

一作父

子孫

無賴便分

一作引

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

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經強  
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是者猶致傷  
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



舊情若弟兄聞其亡歿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  
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朋友之義且居家治理  
一作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五品以上妻  
理務妾不得改醮

一作皆北史本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文粹有拜書吏部侍郎

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文粹作義在理存乎

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

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文粹無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集

負參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文粹南遊之歎未嘗不廢

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自集衷事符則感形潛於

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披文粹肝膽集作是布腹庶大

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欵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

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

干時高談王霸銜材揚已歷抵文粹公卿不汲汲於策集

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

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

慙玩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聞二字文粹作聶政荆軻刺

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

許尚且滄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集作於下官見

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

生而答文粹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



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集本文粹嬰羸恙黎糗集

藿無其旨之膳松楸闕遷措之資撫躬存集作亡何心天

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

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

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已文粹三年而凶

服之制行集作終哀痛集作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

酸文粹夫怨於心文粹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

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亂文粹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

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

不以為非晉君待之愈文粹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榮華

厭萬乘之處集作其匹夫之辱也盖有不得已者哉至集

人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集

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內厚榮寵

苟背恩為文粹效則君侯何以處之而且義士期乎

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既集本

並無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况文粹

此字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集作入塞之魂母切倚門

之望既文粹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文粹憂能

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協天經明恕待人

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效烏鳥集作之私情寬其

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與親情書

前人

...

...

...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蹤索累年存沒寂寥

吉凶阻絕無由會聚集作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左一作任

海曲便還故里真叙宗盟徒有所懷不畢斯願不意遠勞

折簡辱逮漂淪雖未叙言覽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

實王疾患忽無况耳集無此六字初至鄉閭言尋親故集作舊友着

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

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

彼亦凋零未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

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展接以申濶懷取此月二十日

棲桐成禮事過之後始可得行祗叙尚賒傾系何極各願

珍勗還集作遠無所詮

與執政書

張說集無

說拙於慎身往年遷流嶺外亡親愁懼痼疾增加北蒙生

還曾未數歲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凶苦不獲侍側比

於他人情實不等在禮君親同貫事君無負事親有負不

能殺身以自咎責乞過祥禫報國非遲三度表請不蒙矜

遂當是文墨不盡一作宣苦心投公執事乞為一言聞達不

敢守禮抗請直是私情乞一作先恩若以此情可矜猶冀聖

人萬一哀憫若將遣越甘心待罪謹狀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六

宗親下

書二十一

答嚴給事書一首

與從弟評事書一首

與表弟盧復書一首

與弟莒書一首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一首

復親故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答李清河書一首

與馮宿書一首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自出江都

集作郡

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為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諸

書集作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

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

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纜間

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

背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怳怳發悸嚴子

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豐巧言潛構期僕傾危

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一作市顛於自慎且得集作幸且

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迹集作勢窮力屈特集作將無

控告未始作怯事也一作始未情事也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

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汲汲於於聲名而乃約以

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戶集作

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

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英華作非割離恩愛直措心於

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競競

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

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

三北而鮑子不以為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可集作

而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妓蹶躄干進荏苒歷

年固以為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則

不知敝帚之貴末路多艱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而平



生萬事為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誠耻令名之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借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梁傳班固猶云未為不遇况僕集有擬作非其倫遇已過彼顧多慙色豈敢然而更求歎足下心知當明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違僕豈復規規然徼無妄之福在悔愆之動而迥無所恃单子獨立萬一蹉跎或遠庭闈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哉是以冒死抗疏乞歸侍親集作藥一則視膳以展下情二則辭滿而無貽憂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盖取此義亦自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丘山之恩未有消塵之答下愧知己提獎之力卒無知集作如

言之効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不集作未獲盡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讒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度承顏之餘放性自適軒冕之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縱絕後望亦了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賢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從弟評事書

蕭穎士

朝得書為正不佳又前意已決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吾素志踈野平時尚不求仕進况今豈徼榮祿哉前赴牒追者盖為三道重權與以疇昔厚眷計議獲申惟薦羣才庶



其裨益今既一言不見預一士一作生薦不行方復規求一

中下郡佐而利其祿秩豈在疑作任意耶况馬墜所傷全未

平復方恐便廢自是棄人才既不足採而加此疾苦更不

復力強耳韋二十五與弟昨言中丞必須相然始下筆才

非樂生不望擁篲志力弊困未堪詣府日日如斯與斷莫

定來中丞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可料一作斷何負使司作

此相陷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可復加於首吾計决矣之死

始疑作矢靡懼弟無惑焉再申意二十五官無為咄咄見逼

也為曾中最傷心力甚弱書數行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

致跌疑交遊早識中丞今海内未靜之秋加之疾患傷損

不蒙恩恤過秋疑羈迫亦知命矣吁何道哉

與表弟盧復書

李華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路

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

疹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卿漸減弟勿憂之與弟

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為

寡姊下為孤甥求為鴈門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

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

一身萬里省姊淮南此二難也喪亂以來時多苟且松貞

玉粹亦變頰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

金石之聲冷然在聽此三難也五性之中盧為峻一作峻茂

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唐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久



弟其勉之盧氏有誡翁祭法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爲  
廣訪求也南祖分於何祖帝師今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爲  
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軍器舅神道碑後其房族由來意  
欲如軍器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  
華質性鈍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晚歲思夫子互鄉之見  
林宗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中易乾疑作坤元之說曰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  
弘夫子即述既自以爲戒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  
能容納時人是以相箴努力無忽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  
處得消息無忽忽不次華敬簡

與弟昔書

前人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疋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語  
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申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使司昔  
田仁任安俱大將軍舍人卧馬廐中無何詔大將軍出征  
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  
帶顛顛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  
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  
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  
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  
所以立汝能自脩况事叔父吾之休廢未無榮耀於伯仲  
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枯木哉



官省吾意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

徐陵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實無忌雄豪  
天下盡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沉默謝氏混玄名貴公門譽  
華卿子而秦峯阻夔浙水悠長謔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  
萋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關康勝鄧仲華服衮之年  
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  
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荐臻邑閭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  
榻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樞負斯歸  
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史一作誦經督郵無事

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  
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覩冒苟鄰光陰風疾  
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勳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  
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唯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  
折骨幽井豈意餘年復及鄉國仰屬伊公在亭涓老師周  
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  
未應借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  
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汗清朝豈不荒愧雖  
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  
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  
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



之文行兩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  
折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復親故書

魏長賢

自向者惠書義高志遠謂僕干時非其義自貽悔咎懃懃  
懇懇誠見故入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  
奉教於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  
趣世隱屠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玳橋之上矣或  
有釋貨車而匡霸業委輓輅以定王基由斬祛而見禮因  
射鈎而受相矣或有二黜不移屈身於直道九死不悔其  
心於苦節者矣皆奮其泥滓自至於青雲雖事有萬殊而  
理終一致推其大要即乎忠者而已矣自頃王室板蕩曩

倫攸斃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寧  
受主辱匪躬之故徒聞斯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梅福所  
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僕之先世傳於儒業一作訓

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代矣  
安可自同於凡庶取笑於兒女哉僕誠不敏願得鋤彼草  
茅遂茲鳥雀去惡樹善不違先訓自以身沒九泉求仁得  
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  
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  
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  
之言敢不敬承佳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與俗人道  
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哉



與夏縣崔少府書

已上六百七十三卷

李嶠

答李清河書

君白辭間累月益深勤系秋後尚熱惟兄動靜云云君粗爾推免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勸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過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於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隣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天闕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藻綴鮮華姿彩秀舉故已久處一作趨大府呈諸水鏡可畧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去平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

病為感槩之資羈西無學植之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

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蒲談者之口亦為難矣加以重

襟期敦賑施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縉

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遺闕於身後

古人稱清吏真不可為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縛追

賻千古之下凜然而一作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

罄之室所費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久又頻濟

施贖庄之餘颯爾復盡今授衣附及窳窳有期合門嗷嗷

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畔追感道路屑泣而簡

書是懼贈一作賜棧莫申夫所以惡貪饕而徵貨賄者豈不

憑怙作威紊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



化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為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  
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羣願獲申豈惟崔氏  
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幸甚明日西上不  
果拜辭伏惟珍重

與集作馮宿書

韓愈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  
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僕常閱時俗  
人有耳而不自聞其過慄慄然唯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  
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又僕之所守足下之  
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  
夕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

罪於天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  
之門人之所趣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  
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  
也追思之可為慄戰寒心故至此已集作來克已自下雖

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  
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

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委曲

從順望

抗本  
作向

風承意汲汲然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

也

集作  
可字

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蜀

有而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

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



也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書二十二

交友下

答侯高書一首

與微之書一首

答知己書一首

道釋部 附 隱逸

與逸人徐則書一首

與逸人王真書一首

與道士徐鴻客書一首

答馮子華書一首

答程道士書一首

答杜松之書一首

與侯山人書一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一首

與濟法師書一首

交友下



答侯高書 文粹作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

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粹文

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

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

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

子之道消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集作二字文王孔子之道未

絕於地集作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

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

將憤予而復其辭也集作而字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

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沉浮集作浮沉之時乎集有時字苟仁

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沉之時則必乘流望

風高下焉九字文粹作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

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天下集有之乎不脩吾道而取

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

一朝之患故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

集有尚字畏於匡圍於文粹作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

蔡之間文粹作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文粹無故字賢不肖

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已

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于此子路

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集作耶而人之不信也與四字集作不我



與何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

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

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集有也字而志不遠矣

謂顏淵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集無此二字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

有國者之醜也不容集作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

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

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集有也字然則僕之道

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

皆以柔氣污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

乎夫西伯聖人也美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

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

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集有不字爾其能遠之與否而不容焉

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

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

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集作云爾天之生

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

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

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



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勉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集作心故

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集作動於吾集有之字心乎吾非

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云云則於吾道不光也吾欲默然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與微之書

白居易

四月十一集無一字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率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柰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

批上報病集作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之

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集作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

觀集作親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

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叙近

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集作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集作小弟

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凉地少瘴癘乃虵虺蚊蚋

雖有甚稀湔魚頗肥江酒甚集作極羨其餘食物多類北地



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  
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  
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  
因置草堂堂前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籬為墻援白  
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  
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徃動彌旬日月一作平生  
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  
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  
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  
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  
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一作巖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  
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  
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  
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  
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答知己書

集作謝  
舊恩書

劉蛻

蛻嘗感近世知己

集作友

隳離交道沈曠

集作曠

廢不忍終日疚

之於心思出其門間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  
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  
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况有  
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  
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綬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



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者况蛇之遇執事於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覆集作往返踰時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別或過於執事之心至於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蛇前日來求人爲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集作此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道釋部附隱逸

隋晉王庚

與逸人徐則書

隋晉王庚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地道

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空玄相濟一作宗將一無深明義

味曉達法門悅性冲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栢栖息煙霞望

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嶠一作嶠猶

且騰實江淮籍甚喜其嘉名四字一作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

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一作風已冷海氣將寒

偃息茂林道體休逸一作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

八公羽一作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

往說遵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

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也一作竚望



披雲 一作皆隋書徐則傳

與逸人王真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干東海願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延佇 一作比 高天流火早應涼颼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園 一作 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卧 一作 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差 一作 有歸來之作優遊林雅何樂如之屬當藩屏宣條楊越坐棠餘 一作 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遁至於楊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濱徒聞其

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栖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且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相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番 一作 之談宣慕鑿坯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 一作皆隋書王真傳

與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夫天地閉而賢人隱少微光而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密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誰有落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尊師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



野鵬翔廖廓或出或處且變星霜猶未

授道是

日仁人隣

集作除

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尊

師宜躡

擔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

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出幽

歲云慕矣桃花源穴

一作隱處

想見其人早赴六軍孤已勒彼

州令以禮相送冀面披述書不盡言

書至鴻卷晦迹不知所之

###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誅夫人生一世

忽同過隙合散消

一作動

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

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東

一作此

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為樂

雅會吾意

一作心

吾河渚間

集有先字

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

水四澆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

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

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

吊閨門婚冠寂然不與

集作預

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

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

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

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薦黍稷而已春秋

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

集作壯

鷄豚黃精白朮苟

集作狗

杞薯蕷朝夕採掘

集作掇

以服供餌床頭素書數帙莊

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



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集作大

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集作山林陂澤之思覺瀛

州方丈森然在日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集作分潭並釣俛

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詠集作賦詩以會意為巧集作功不必與

夫閑人更相唱和十字集作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

鄰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集

以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等法用之有妙集作効力

省功倍不能暇都玩切脯也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

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

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

安軫立柱龍脊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韻

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代集作世擾亂有道無位非汾亭操

蓋孔子龜山之流也二台嘗親受其調頗為集作謂曲盡近得

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

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耿集作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

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

交語風神肅肅集作蕭蕭可集作可字無俗氣携酒對飲尚有典刑

先生又作集作著處集無此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

懸解之作也詩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

溪賦韻趨高奇詞義晦集作遠差我蕭瑟真不可言壯哉

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海集作真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



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

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集以王途漸亨天災

不行年數集作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

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

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

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

之上一作才堪濟世主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

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

劣劣不能住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

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集作北山松栢羣吟

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五字集作醒

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

書優哉一作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集作熱足下何如也

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集作南風畧示所

懷敬願珍集作厚不一一王君白

答程道士書

前人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一作之也吾嘗讀書觀覽

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一作趨識人情之大方

語默紛雜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殉名貪夫溺財品庶

每集作生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一作哉故吾

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集作間莊

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



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為謀  
蓋為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吾自適其適非敢非  
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為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  
可無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玄而乘關西出一作  
棄出釋迦曰色即是空而建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玄  
致弘濟之秘藏實寄冲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  
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為者無  
不為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  
萬萬殊雖異道通為一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  
其適則何為而不閔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閔之名  
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閔故能

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閔雖有神童  
將獨奈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截之則憂  
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為鳥啖於天夢為魚沒於泉言適之  
不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  
接對賓客則樂集作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  
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明  
一作安和血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  
以自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箕  
踞散髮玄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  
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集作一德續明六經  
吾嘗好其遺文集作以為匡扶之要畧盡矣然澤陽之桐



以集作必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集作

海何用力舟不思雲霄何用集作事羽翮故頃一有爾字已來都

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

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

下雖欲行志不覺坐馳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適

越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住但欲乘化

獨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妻役日契后集作誤詬莊子作契詬口辯反

詬口豆反多力也勞精休心蔽焉一作用以物為事也勗哉夫子勉

建良圖因山僧還畧此達意也王君白

各刺史杜之松書

前人

月日博士陳龔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 請領也

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集作

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抑集作性有由焉集作

然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集作與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

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

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集作鹿兄弟以俗外相期

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

憂旬盡帷天席地友月交一作朋風新年則栢葉為蹲仲秋

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集作楚庭前空

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

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一作履脩束精神攝讓邦君之



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  
芻狗貽夢櫟杜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與侯二山人書

于邵

侯二山人足下所示三論鈞深索隱俾夜作晝殆浹辰矣  
如登太山徒仰其高若涉大木不測其深旨哉斯言蓋不  
可得而儔矣以此究天人何道不弘以此圖戰伐何敵不  
尅以此養精神何壽不長可謂通幽洞微垂代作教寧止  
士林爭徬求道趨風乎予復何才敢承末學已今繕寫藏  
諸袖中剗心寶持不敢失墜幸甚恐須舊本謹勤專送猶  
賴發蒙何當訪及閑宵對酒斯以爲榮不復一一于邵頓  
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  
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  
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  
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  
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集作天下甚矣何貴乎  
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世集本文粹作後有聖人如仲尼  
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人  
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  
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戒勸銘於  
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



之於鼎鼎之辭可移集作遷之於山山之辭可書集作遷之於

碑唯時之所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亦文粹作以紀功於黃鉞

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

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

碑太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詠

其形蜀本有容字與其音聲文粹作都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

勞耳非謂勒功德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

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

下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他

人皆不知乎十二字集本文粹作其能賢於人之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

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

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八

文粹作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鍾

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名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

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眾矣何藉於李

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

別也

與齊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集作左昨者頂謁時

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

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

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



大惠

集本文粹作慧

觀

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

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

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密法爲對病根投以

良藥此盖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

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

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

一作瘡

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

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

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

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

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

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可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

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

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

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

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是法性從本以來無有增減如

集本

文粹作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

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

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

多法卽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

隨機

集作基

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

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



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  
 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  
 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  
 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該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  
 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之集本文粹心况後五  
 百年集本文粹末法中弟子豈能盡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  
 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  
 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一本有法字又可乎既未能觀與嘿然  
 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集作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  
 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經義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  
 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

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  
 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  
 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  
 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  
 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  
 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  
 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  
 說大乘大乘則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集作且不救  
 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沒在罪  
 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  
 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



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集作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

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病集本文粹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集作陰十二因緣蓋

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

數多少或殊而而集本文粹輪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集

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一本有因字緣中則行識色

入觸受想集作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

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

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

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

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三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

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

開集本文粹居易稽文粹作頌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九

薦舉上

銓選附

答張九齡書一首

與權侍郎書一首

答柳福州書一首

與兵部李侍郎書一首

為人求薦書一首

與祠部陸員外書一首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一首

與鄭伯儀書一首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一首

代書書一首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見張九齡集

忽辱賤翰喜慰攸集退惟自

張集省

文粹作退

慙懼亦深



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  
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診庸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唯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  
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  
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  
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  
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是張集作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  
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  
然顧無隱匿文粹作隱亦死爲明分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持  
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與權侍郎書

柳冕

亮白昔仲弓問爲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  
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  
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  
美其文粹無此三字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  
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集有下字所以待聖主  
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  
不本儒意文粹有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  
天下天下奔兢而無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  
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  
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集有義字而不能  
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文粹



作腐生 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

弊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第一

二字文粹 等其有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不

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

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

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文粹後君子之儒以求

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至衆而人物殄

瘁廉耻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

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文粹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

君子也俾之立集作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

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以集

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

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

哉今海內人物顛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

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可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

廉耻乎冕頓首六月十四日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慤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曰

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

在於禮部吏部吏部集本文粹並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

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

爲仁由已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



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  
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  
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况以蒙劣辱  
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  
上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  
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  
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  
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况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  
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集作年以來參考對策不訪  
名物不微隱粵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  
者則不能回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

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

並本文粹科第也明經

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晝不停綴令

文粹有通其義則牆

面木偶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間令書釋意

義則於疏注之內

文粹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

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

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吏部

文粹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

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

情下上其手

文粹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

然乎古人云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

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常情



為近習所勝役役集本文粹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惠

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

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

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止文粹也來問

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夙遠之不可復

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

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八月十一日

與集作兵部李侍郎書巽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

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

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

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

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

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

之為太山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

之為雷霆風雨奇辭粵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

時事也集無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一作益困私自憐

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

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

然則非言之難為集作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

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

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



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集作計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駸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前人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才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

厩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雖千萬人亦何足云

爾集作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

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也然

執事其知某何如哉六字杭本作其如某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

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焉一作價增無

增字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薦士書

前人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

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

升乎作于堂而望乎集作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

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



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  
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  
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  
而切者耳執事之與集有同字司貢士者相知識集作誠深矣彼  
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  
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  
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  
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以言矣集作亦一  
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  
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  
兄弟操耒耜而耕蜀本有于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

則以其耕之事集本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

焉喜之文章學西漢集作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

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

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

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

人溫良誠信無邪妄詐佞集作邪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和平

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集有久已字

矣有韋羣王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

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

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

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



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間焉  
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慇懃而語集作論之期乎有成而後已

集作止可也有沈杞者張弘一作弘者尉遲紛者李紳者張後

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

以收人望得才集作材實主司疑焉則與集作以解之問焉則

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

章甚詳愈時集作亦字幸在其中而未知陸丞相集無此二字之得

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亦

田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

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

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

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篋然集本注作篋無聞今執事之與

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集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

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宴娛樂為事而獨執事眇然高舉

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

於左右也愈恐懼一作惶恐再拜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集作狀前人

進士侯喜古其人為文甚古立意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

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左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

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徃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

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

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



家事集作難 迤邐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惟其久無

集作絕 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

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

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

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

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

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

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不知獨見遇

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集有市道

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為知己者也士

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曰接

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

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

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

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與鄭伯儀集作書 歐陽詹

居方足下胡如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

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暢遐亦可悉華下來人伯儀居華山之陰也承

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遊集作逝而能

復與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有以集作必拒處情懷歡古

人所難集有難字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

輒分間布白致以牋素居方忖覽知及遽瑗四十九年之



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

笥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為人

民也為社稷焉集作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

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德賢能事事而後見道

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

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安集作委命之是

用啓稍異之聞集作問始集作始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

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

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中人二字集公侯子孫卿大

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馬三衛齊即限以年月

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

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

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

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彼方圓畢至然後擇其利用

者實之器三字集中方則善於圓中圓則善於方器器集

材也者在堅貞而可久集有才也者在德行而有恒不可

久不有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

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

之徒歟况日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

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公集作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

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則於國良為閨門重則為朝廷尚

此古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交游自貞



元之初于今十有三祀孰孰熟通用得居方之為人其旨可求

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

當行則必在交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昏

無方之性愛弟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友之

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閨門至矣於國於朝

廷詎少哉嘗清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

子欲其暗然而章惡自銜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

試於詞場僕恨恨如失才不集無不字如居方地不集無不字如居

方方於所得詎止乎得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將宜存一

梁一笥一贈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

恒久循黜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聞宗懿之中景行居

方彌篤焉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待居方申愛乎上居貧

孀孤遠集作官宦棺襯悉居方竭力已可行咨乎可及

饑飽不異魂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借如

居方束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謁雖從家命亦已

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為知人曩得居方將

集作為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聞又知居

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復元和以叶愚念得之以道為姜

為傳不得以道為回為憲明時之令人豈不善歟面叙不

周此亦何云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



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文粹不至焉豎刁易牙信

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

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三字集則德格于天

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文粹知其死知人文粹

作其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

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共工

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

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

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集作豈

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

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

之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英華作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

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

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蜀本有豎刁易牙

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集作豎刁易

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

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

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

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集作諸上使天下皆化之

焉而已矣茲文粹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

焉而已矣茲文粹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

焉而已矣茲文粹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



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  
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  
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於理亂根  
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  
軍節度使之所留集作川觀愈者集作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  
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文粹作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  
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翺  
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  
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  
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爾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查

然集作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集作者豈欺天下之人哉

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

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則集作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

矣復集作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集作才也未聞執事集作

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

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

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集作而字不能盡其才如勿用

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

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

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



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集作隆焉則賢者

行而常常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

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

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加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

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加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

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者也天下之人必將

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

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

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

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一作使所化之者

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

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

不能朝夕而事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文粹

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

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

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

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

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

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代書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

有符載陽衡輩隱焉亦出為聞集作文人今之集作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  
 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軻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為  
 文故著翼孟三卷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余佐潯陽郡三年軻每著  
 文輒來示余余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  
 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余告行欲舉進士余方  
 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  
 於台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  
 持此札為余謝集賢廩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  
 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  
 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余文友以余愚直常信其言苟于  
 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  
 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  
 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九

書二十四

舉薦下

上宣州高大夫書一首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一首 上周太祖書一首

答劉秀才書一首 與史館韓郎中書一首

論鄉飲酒禮書一首 移史館書一首

復友生論文書一首 請韓文公饗太學書一首

請孟子為學科書一首 移成均博士書一首

舉薦下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存世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一作義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

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牧竊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士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牧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驅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

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驅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



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

闔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闔辛闔巢闔懷昭王反國皆有大功闔氏生

為賈孫叔敖為艾也遠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

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

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

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

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

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

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

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

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胃裔善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

勝數不可殫二字集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

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

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

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

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

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后突厥入塞免胃戰

死儀草集粹並廢武后詔集粹並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

位與武後婁待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盛為監察御史

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

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



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  
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  
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  
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  
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  
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  
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  
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  
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  
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  
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常帝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

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張日勿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

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十開內學館玄宗好尚書古

封集本文粹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

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請集本文老

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

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

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文粹作公文粹中書

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詞制策科當貞元時河

北背一作叛齊蔡亦叛集本文粹有蜀亦叛吳亦叛其他

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

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



有司命節度使出於集本文粹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

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拔取除表相為

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

皆十餘年遷逐其他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

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四字集元和作盡忠和中翦

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

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

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

亂者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効一官忠立一節

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

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以集作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

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

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

則集本文粹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

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

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詞彩適茂皎無塵土况有誠

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

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

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

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

前聞也牧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畧言大概干觸尊重

無任惶懼牧再拜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不害 天嘉初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  
 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成於兩京自淳源既遠  
 澆風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一作欲無節是知施設  
 訓範一作是以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  
 以正一作陸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  
 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前知一作是前亡干戚  
 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剥戎狄外  
 侵姦回內興朝振一作聞鼓鼓軍夕炤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

於坑夷五典九 湮滅逾於灰燼一作逾蓋成均白斯肇

業警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不一作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

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仗之儀晚

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馭一作升統握錄臨寓道

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

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行一作結迹儒官選

公卿門子背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

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

以倍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觀國入仕登

朝資優學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輜駕列廷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



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蓋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傳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相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闢一作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一作輕獻瞽言伏追悚汗一作陳揚一作柳虬

上周太祖書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憊是知執周書筆於朝

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北史作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北史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眾議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聞見愛教勉以所宜



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  
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蜀本有實錄字則善惡自見蜀本有然此矣字

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  
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

明紀春秋時事是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  
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

崔浩范曄亦族亦蜀本作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  
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

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  
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

勝數豈一人卒蜀本疊卒字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  
不可自敦率蜀本作敢焉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

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感感者猥言之上苟加  
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感令就集有功役也其字賤不敢逆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  
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

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一無萬世乎字若無鬼  
神豈可不自慙懼一作豈不自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禍人僕雖駮

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  
事皆磊磊一作磊落披天决一作决必不沉没今館中非無人

必將一作將必有作者勤而一作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  
亦宜勉之愈頓首



與史館韓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積前文粹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

逢故刑部郎中集作員外郎濟之子濟入寶中隱於衛之青巖

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

遺就拜之適集有值字祿山朝奏京城集作師懇於上前求為賓

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

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其難免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

載祿山反狀潛兆虞不得脫文粹作免仍偽暗集作瘖其口復隱

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

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

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我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

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

詣元帥府至則號撲集作標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

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

之受汗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辨所

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人之際而猶編淺選與者之

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

汪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能集本文春粹作目

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鶴為

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梟者十恒一作常八九焉若甄

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

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



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積嘗讀注記

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蒸蒸集本

未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文粹

以美賢人之有後且述集作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

先人之集無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

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讓則施餘於集本文粹鄰

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

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為集作吏職積

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寬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

所寬詣彼集無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

之甄子文粹僕短馬疲集作言簡文粹行孤將集作不為

驕閭之所排則權力者疑誕文粹以臨之固無自而入

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積遊

願得所寬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澤

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焉然而謂笑之

集本文幸垂察焉不宣元積再拜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噐見籩豆集作破折樽盃

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

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

其道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况天下尊君敬長能

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



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  
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  
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蛇謂  
王公大人者集作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擊跽稽首於  
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近妾婦者  
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  
容唯王公大人無慙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  
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  
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  
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集作授集作昭昭然柰何  
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

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者時訓  
習之母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蛇再拜

移史館書

前人

蛇早懷忿憤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妄集

妄猶將自復其意况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

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常在洪水下比湯

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常在禮

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

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集作而亂

中正集有自晉以來相率詭恠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

冠苟未往者不其集作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



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偽

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護其事以愚其民為

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偽而及諸身也其集作是欲教化因集作是

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為

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

汗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

二字集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

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

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為百家所託善

惡焉其不為則已若為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

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汗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

特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

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集作私焉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性

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捋怨文粹作禍患之

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行

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晏案上有一杯藜羹如

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

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出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

湖間不過羨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傷集本文粹無所諱避又

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集本文粹無所諱避又

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集本文粹無所諱避又



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集本文粹我大甚苟嘿嘿不

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述一道論文書

曰七字集本文粹我自少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

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于史則曰子近經經語

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

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始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

六籍中獨詩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

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

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

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

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其集本文粹實史耳學者不當

渾集本文粹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

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

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

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

地曰文故也有經書集作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

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

亦後人強集本文粹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

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

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于長孟堅然後

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



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

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集本文粹

有昔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

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

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

直而淺乎經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

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

引左氏傳語微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

舉凡例而褒貶文粹有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

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詞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

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集有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

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其文也其辭也文既

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翼曰繫辭文粹無繫辭曰

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

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

作歌臯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

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

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往

者楊子作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

文耶太玄曰玄集本文粹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

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



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集本文粹有宜

耳何異塗云云文粹作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

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

德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織中有精簡耳大

凡辭集本文粹人之說不敢避墉垣集本文粹援膚集作背瓜

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集作是事以明

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泥作從遊於所習有陷而溺者

力能援之可也如或文粹作其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於死後則萬集本文粹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

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冊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

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

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

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

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心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

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于集本文粹吾唐萬世之

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至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

集有道口吐聖人集有之字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

食於夫子之側吾集本文粹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子學



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

者滴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

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援者唯昌黎文公

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

燻集本文粹作魏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集無千百士之作釋其

卷觀其詞無不俾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如

休度之集本文粹無此設使公生于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

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羊高穀梁

安國劉向鄭生杜子春馬融蘆植鄭康成代用其書垂于

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

太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

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集本文粹無反不得在

二十一賢之列者集本文粹無者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也集本

無也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

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為學科書

前人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

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集本文粹無而子者不斥

文粹作辰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

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

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



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而集本文粹無而字其書沒沒於後得非

道拘乎正文極乎粵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

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句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

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

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其不識孟子乎由是觀之

孟子之集本文粹無之字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

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

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為方外之

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

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

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

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女人粹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前人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

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寢移其化上自天子

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歎然不足士有

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

於珩珮鏗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

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爵又甚於前世而

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贊易

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脩然六籍儀

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



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郎反决句釋者猶萬

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世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

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

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規音其微言鈇其大義

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决

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

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决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文

足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閩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

當今泯泯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著龜龜作後來之綿絕得不

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其習作職者不惰其業乎否則

市夫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厲月

勵其徒年持六籍日决百氏俾諸生於於聖典也洞知大曉

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事

業集作精者進而隋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廢集作非惟大

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大學也其利

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大華之石峩峩於成均之門者吾知

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一

書二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一

遷謫上

遷謫上中下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其間又有非遷謫者未詳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一首

上牛弘書一首

為人與蜀父老書二首

與在朝諸賢書一首

在桂州與脩史學士吳兢書一首

與韋五虛已書一首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陳書作僕射楊遵彥求還

書

徐陵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

王成



於踈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孫一作鯁懼而骸骨

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

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一作地缺東門南盛

早拆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

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若荊州

刺史湘東王幾一作機神之本元寄名言一作無陶鑄之餘

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惣章九州之音一作歌登於

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一作聲無以宣其

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器與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一作戡定

難即一作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函王徙雍暮月為都堯帝遷

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蒞祝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

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不投身斯一作其所

未喻一也又聞一無此字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

何幾至於鎗鎗曉漏英華作鍾的的宵烽隔淑浦而相

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一作盤遙憶盆城烽號香爐依

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匪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

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屐一作屐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

斯不然矣不謂二字一作又近字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客

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於彼新開銅

駝之街於我長閑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



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

未喻二也又此一無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

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隣德所通無

此自此以南王靈未缺一作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

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

騁鄭私買王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

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

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

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克鼎俎皮毛

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也又公家遣使脫有資湏

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榮一作勞

聚囊一作據之儀微騎問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

驢驟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

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

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

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

四家殊虫尤千巒割一作刺王莽安所謂俛眉頓膝歸奉寇

讎佩弭腰鞬為其阜隸又一無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兇人

狙詐遂駭狼心頗擬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請所以奔蹄

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鍾一作膺讎憾正當菹筋醢骨

抽舌探肝於彼兇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

具焉又聞本朝王公一作三公居一作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



西沉城闕一作京邑丘墟蕞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

回首皆一作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

讎我有何勲一作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

向若流深知於驥茂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為一作

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兇挺爭諸賢戮力想

得其朋為葛榮之黨也一作邪為邢果之徒耶如曰不然斯

所未喻四也又一無此字假使吾徒還為亮黨俟景生於趙代

家自幽恒在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

請著為籌便當屈指能筭景英華作重非以逋逃小醜羊豕同

群身寓江臯家留河朔鄉井鄉邑一作春井如鬼如神其不

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皆若雲霄英俊訐

謨寧非幟幄或佯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

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謳

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

牙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閭

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一作可濟河橋

馬度魯一作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鷄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

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

同徇僕之尤追肆韓一作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

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一作無剪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褒

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檀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

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譽翻蒙貶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責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未英華作未非久喪

亂悠然哀悼一作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載此洪

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

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

留悲默為生何能支义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

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

飛盖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譴夫亨屯治亂豈有意於前

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償

一作賞又杖鄉計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

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正一作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

無由佇一作可望若以此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

託書園文林凡曰一作白洪荒終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

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

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

譽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樂一作驥子於三年斯

匪貪亂之風邪寧比當今之高列一作例也至於雙嶠且帝

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未盟於楚殿

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膏

脣敗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

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耳言以斌

媚英華作於娥眉非曹屈詐以霸縻旌軫歲到於勾吳冠盖年馳

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

文苑英華 卷之六



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為邦之勝畧也

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

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一作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家

同一作曾無隆替吾奉遠温清仍厲亂一作離惟一作寇虜猖狂公

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

憑廩竹身一作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

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驟駕前

王即吏明經鷓鴣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皆

尊者羞吾以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

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問之

怒情禮之訴一作將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對一作辭舌是

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

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草限高卑

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饑民臺署即官俱餒墻壁况

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

壤一作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

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

叅贊經綸非虎一作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義一作議曾

未經論清禁嘉謨一作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

廣何其無爭臣哉歲月如流人一作半生何幾晨看旅鴈心

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下一作掩泣夕一作暮

萬緒以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



詞峯一作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

向所未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為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其

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齧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

希矜眷何故一作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

幽弁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

表思鄉之夢千祈已一作以屢哽慟良一作增深徐陵叩頭再

拜一作皆陳書本傳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嗜一作瘡辱則申且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

何則英華作期非痛苦難安二字一作難以安貧窮易感二字一作易為感况

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

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

一作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楛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

嘘可以用一作騰飛窮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

小人之請開一作開大君子一無子字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

一作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縊

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

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稅一作

役不免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之英華作氏之費有弱子

之累乏強兄之親一作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遠

待一作闕關山迢迢一作超遠齧臂為期前途邈矣一作逾倚閭之

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



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  
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  
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  
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未同埋殯三世不移  
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一無聖明  
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  
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  
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  
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  
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一作首足之戚憚而不一作弗為孰  
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

乘亦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勉念一作狂

眇一作汗窮愁之間一作簡矚一作矚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

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

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一作刊願少加矜

一作憐愍留心無忽一作皆隋書本傳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

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

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一作翥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爨

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

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魯風未



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鱗井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  
鷄亦將騫翮而侮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  
流騰氣則虹霓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  
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  
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  
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  
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  
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聲不於成賞士  
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  
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  
剗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堤

轡褊列子弟於千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  
躍馬之年鍾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  
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  
綠幘青裳家僮數百冲襟泐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  
代有雲泉之氣北齋開敞南館虛閑詩酒同歸琴書合契  
忘機得意恥稽阮之交踈虛席延賓恨原常之客少實烟  
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  
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  
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  
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  
釜之間低首俛眉取齊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



漢而鬱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  
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  
跡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  
販陳湯之丐貸而况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  
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神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  
交豈慙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  
立縹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  
謝期天高而林野踈候蕭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  
風園旅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纒成於南畝抗黍被於  
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淹時歡躋  
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

知慟哭庶馮調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二

蜀都廣鎮岷嶷粵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既有期英靈  
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逼淥波驚疑作柱  
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精秘妙聽察於  
無聲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  
霜落鍾鳴霜非扣鍾之具矣况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  
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謂殊方阮籍之對稽  
康自然同氣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嘗謂薰蕕不共器  
臯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按風雲於千里垂乎類者起  
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



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滄海之隅裂  
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為芻  
豢以衣冠為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需疑作雲英鞭虹霓而  
採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  
機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沐露沾霜擁篲公侯之室然則拾  
青紫於旦暮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  
振天下若下官者可謂慙二途矣而歛手長揖強顏高視  
低心於蹇躓之原忍恥於恓惶之日者哉涓涓留鈞鷹揚  
之業未萌緇源滯牧鴻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  
乘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其機所運吉凶  
倏忽之間玄命所移飛伏於斯頃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

復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闕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  
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鴻寫地規於北  
岸螢踈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豐寄賞僕一遠秦隴  
再革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曾山  
重復吳宮尚遠頻驚去燕之心楚峽猶賒已下聞猿之淚  
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心稍緩他鄉之思  
一作意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壁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  
之諾况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  
嘉賦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之賓惠闕始終取恨昌亭  
之客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隣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疏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造膝方面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爲累自古朝野曷常以人廢言况下官抱疹東山不干時事借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聞音竊拊猶冀身膏丹壑脫寶劍於山河骨掩黃塵罷瑤琴於天下則指疑作捐金抵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在貴州與脩史總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孟寸魑魅之途遠在一作滋雕題之國颶風搖木饑魃宵鳴毒瘴厚橫天悲鷲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鬼門常憂死加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

中和才見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弘蓋雖崇班去已而陰德被八清議所尊何斌驃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沉下情感痛自昔逸群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不齊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蒐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賢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秦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在送家狀蒙啓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祗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特



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  
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李布  
之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  
死効結草之誠刺血為書萬不持一往年恩貸許惠為看  
起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  
春秋等六處並乞逸遺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  
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寒一作嚴惟動一作所履休勝  
青簡時至一作汗願想窮愁白雲遙一作爰來希訪生死珍重  
珍重

與常五虛已書

陳子昂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柰何況於賢者哉僕常集作常竊

不自量謂以為得矣在人歆竭集作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  
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不自知大  
笑顛蹶恠其所以者耳虛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  
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棄爾  
歸吳東山無汨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屬病不得面談  
書以述言子昂白



方苑苑華 卷之六

天長庚子年六月十六日

7





